



墨索利尼(續)

黃仲蘇

一一 政治首領

墨

索利尼之觀見意王也，其第一語即爲表示忠忱：「陛下實無再較臣爲忠懇者。」夫挾衆示威以奪取政

權，乃於事成之後，故示忠懇於被侮受辱之君，誠可爲天下事之最滑稽者矣！意王初無他求，但冀王位之保全，不

惜付以全國政權；其所希望於墨索利尼者，殊不爲奢，蓋即令其速爲組閣而已。於是墨索利尼出宮之後，即宣言意

大利自今晚始，即將成立其強有力之政府矣。果於當晚將內閣組織成立。除將海陸軍成立爲部，歸併於內閣，並邀

請海軍司令丹翁德勒萬爾(Thaon de Revel)與陸軍將領

弟亞慈(D'Es)入閣襄政外，自兼內政、外交、與航空三部

部長。其餘各部則仍令代表各舊政黨者擔任之，唯彼此之

間皆難免於懷疑與歧視耳。至政治會議之委員長當然由首

相擔任，獨裁政治之組織既已完成，獨裁政治之權力乃可

有所憑藉，得以見諸實施矣。

汎繫黨魁既藉黨員之武力一躍而登政治舞台之寶座，於

是羅馬市中充滿身衣黑衫之汎繫黨員，用以示威，且兼守

衛之責。然墨索利尼確爲具有權力之黨魁，決不願爲黨員

所要挾箝制，更不必借重黨員之武力以自炫；故於既握實

權之後，即下解除黨員武裝之命令。然解除武裝決非壓迫黨員之謂，蓋欲恢復汎繫黨原有之常態。其唯一之變遷，即爲消滅黨員仇視政府之氣憤，而成爲黨魁執政之擁護團體。墨索利尼具有政治首領與汎繫黨魁之雙重資格與兩種才能，黨魁之資格及才能足以補助並保衛其政治首領之職權。渠用以攻擊前政府之武力，今乃路變方式用以自衛矣。解除黨員武裝正所以表顯其黨魁之手段，以求悅於民衆，且取信於王室；此種變像之示威可謂用計甚巧，而其用心則苦而且險也！

集合各部而成之政治會議爲意大利政府之最高行政機關，一切要政皆取決於此。墨索利尼身任該會委員長，且兼任其他部部長，（最近已兼任內政外交工商陸軍海軍航空殖民七部部長）大權在握，不啻包辦國政，其辦事之才力或能勝此重任。每日分配時間，躬親批閱各部文牘，並接待來賓，案無積卷，座無候客；每辦一事，非加判決，不肯放棄，且謹守秩序，有條不紊，始終不亂。而記憶力之強，及辨別力之精，猶非常人所能及，所用屬員每愧不如。其決計之敏捷，判案之正確，更爲人所驚佩。而個人生活則極簡單，不嗜煙酒，獨愛音樂。嘗於公餘，玩弄提琴，以舒散其每日辦公至十二小時之勞瘁。至騎馬舞劍，則

偶一爲之；而駕駛汽車，畜弄獅虎，亦所深喜。其私人日常行止不過爾爾，而於國事則無所不問；蓋渠以滿足其愛好權力之慾望爲愉快者也。

意大利之憲法雖有缺點，而墨索利尼之受權執政則完全根據該種憲法。渠苟不違背憲法，則意王無從罷免其職，而意王之所恃無恐者，厥爲墨索利尼之尊重憲法，謹守範圍；於是此不能盡滿人意之憲法，乃成爲意王與墨索利尼相互間之唯一保障矣。然墨索利尼固非易於滿足者，故於執政之初即對國會示威，必欲取得無上權力，俾得實現其獨裁之企圖。

一二 墨索利尼之於國會

墨索利尼之爲政治活動，無時無處不取先發制人之手段，深知非使國會屈伏，不能有所作爲。其出席衆議院與諸議員第一次相見情節，頗含戲劇意趣。對於諸議員所抱態度之粗暴，及其言論之兇橫，實爲世界各國自有國會以來所未經見聞者。渠決定以生命爲孤注之一擲，以冀博得國會之服從，蓋始終預備犧牲一切以求取得一切也。當日渠在衆議院中所發表言論不外對議員挑釁、示威、及壓制而已；故一則申斥議員之負君誤國，再則宣傳汎繫黨員仇視

議員、隨時可以封閉國會；最後乃提出要求請付以處理國政之全權。似此專橫，無異於戰勝者之對於俘虜，其心目中初無絲毫尊重國會之意。然執政伊始，亦不願冒天下大不韙，解散國會，自墮聲譽；此次示威無非欲使議員屈伏聽命，爲彼作牛馬走耳。

國會議員既受逼迫，復惡其驕橫，且頗存藐視心理，以爲卽予以全權，亦徒召速敗耳，不如捧之上台，徐圖倒閣之計。故一致追認意王任命墨索利尼爲首相之合法，並准許其要求，予以全權處理國政。墨索利尼乃得無所顧慮，放手做去，大似天馬行空，毫無羈束；而國會則從此一蹶不振，原有精神喪失殆盡，徒具形式，略無生氣，而此梟雄乃得利用之以爲保障，爲工具矣。

墨索利尼既利用議員反動之惡感，獲得大權，咄咄逼人，氣餒益張，及至社會黨、自由黨派議員覺悟，起而反動，勢已不可挽回。其中尤以馬梯俄梯 (Matteotti) 之反抗爲尤力，而在野之吉俄尼弟 (Giolitti) 亦復同聲應和，不惜以卵撞石，爲最後之犧牲。墨索利尼銜之入骨。馬梯俄梯果於一九二四年秋間被刺而死，吉俄尼弟亦於去年七月十七日逝世。然墨索利尼初不以政敵之存亡爲憂喜，復進而謀選舉制度之改革，以冀實現汎繫黨專政之計劃，俾得

延長其政治生命。

一三 選舉制度之改革

意大利舊有選舉法規定凡年滿廿一歲之男子，皆有選舉權。採秘密投票方法，由每選舉區選出議員一名。及一八八九年始將選舉區域擴大，由每選舉區選出議員二人至五人。九年之後復又恢復舊有選舉制度。一九一九年復將選舉區域擴大，且實行比例選舉制。此爲墨索利尼秉政以前關於意大利選舉制度之概略也。一九二三年墨索利尼改革選舉法，另爲特別選舉制度之規定。總選舉時各政黨須將擬定之候選人名單提出，爲選民投票之標準。何黨提出之名單得票較多，則其黨員在衆議院可佔有三分之二多數議席。蓋墨索利尼之目的，無非欲使汎繫黨員在衆議院中能佔得多數議席耳。其他各黨總共所得議席，無論如何，不能超過三分之一也。

渠於表面上雖仍保存議會制度之形式，而事實上則可於實施此種選舉法後，貫徹其獨裁政治之企圖。且於國會中，政府對於其他各黨，亦復無所顧慮矣。唯民間反對者仍多，乃於一九二五年，任命十八人組織委員會，討論修改選舉制度之方法。其結果有最可注意者兩點：（一）增加議

員人數至六百名，由地方與職業團體各選半數；（二）內閣無須專對衆議院負責，如內閣政策不能博得衆議院中多數議員贊同，致起紛爭時，可由內閣召集上議院及衆議院議員開聯席會議，以圖解決。就上述兩點觀之，第一點係採職業代表制之精神，自爲汎繫黨員所贊同；其第二點則政府對於其他各黨似更不能無所顧慮，故墨索利尼僅採取第一點提議之精神，復將選舉法加以改訂。

去年二月二十日果由墨索利尼之提議，核准選舉法改革案。此後將不劃分選舉區域，候選人由十三國民協會以及與國家生活有關之其他各團體選出，而由汎繫黨高級行政會加以考核。該行政會有權加舉精於文學科學美術與政治者爲議員，選民則仍對候選人名單投票，而不對於各個候選人分別投票。如贊成選舉名單之票數較反對之票數多一票，則管理選政之高級法庭將宣佈名單爲有效，而單上諸人亦可全數獲選。如反對票多一票，則名單即作廢。如贊成與反對票數相同，名單即以通過論。由斯觀之，新選舉方法仍不採用比例選舉制。且選民仍對各團體候選人之名單投票，所不同者厥有兩點：（一）此後議員中將增加大部分技術實業及學術界之人材；（二）不工作者喪失其選舉權。

尚有一點爲最可注意者，即爲各團體所提出之候選人名單必經汎繫黨高級行政會之考核，並規定該會有加選專門人材之特權。該會委員皆由墨索利尼所任命，而辦理各省黨務者概由高級行政會任命，至辦理各區黨務者則由擔負各本省黨務者加以委派。全國黨務實由墨索利尼一人總其成，換言之，渠蓋藉黨之組織與勢力以操縱全國選舉者也。汎繫黨固以墨索利尼爲靈魂，而墨索利尼之政治生命亦完全寄存於該黨；故墨索利尼未嘗爲汎繫黨所拘束，而汎繫黨則已成爲墨索利尼之個人化矣。

一四 黨魁

黨魁之權威因其政治地位之優越而增高，政治首領之勢力則以黨魁手段之敏捷而加厚。墨索利尼究係借重政治地位以增高其黨魁之權威乎？抑施展黨魁手腕以加厚其政治勢力乎？觀於其執政之後種種實施自能知之，固無待予於此先事辯證也。

其第一着手者即爲汎繫黨之改組，變更舊有不規則之系統，集中黨魁權力，合併黨外之國家主義派。隨即頒布勞働法規，嚴禁罷工。規定行政經費，修整軍備，發展航空，加造戰艦；同時仍注意於選舉制度之改革。凡此種種皆

於短時期內先後實現。

汎黨黨員之擁護，固彼所願接受者，然不能不加黨員以相當限制，庶可免於規外行動，且供奔走而不爲所挾。

於是於解除武裝之後，將全國黨員改編爲衛國志願軍。並分給軍服，規定經費，頒佈紀律，嚴令遵守。該志願軍直接隸屬於首相，受其監督，聽其指揮，此較正式軍隊之隸屬於意王者大不相同；該種組織實爲擁護黨魁之非正式軍隊也。此種計劃備受攻擊，尤以國會中之自由黨派份子反對最力，深恐其一旦勢成，將有傾覆王室之慮；以爲欲使國家復於常態，此種組織實無存在之必要。而墨索利尼則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置之不顧。蓋以爲國家猶在不安狀態中，此種衛國之黨軍將盡其監國之責任，必大有助於意大利。

墨索利尼日理萬機，而意大利則百廢皆舉，彼果具何魔力耶？其唯一祕法卽爲善於用人耳。環侍其左右者皆爲專門人材，每遇重大問題發生，或將有所企圖時，卽召集其顧問，令各述意見，彼乃加以審辨，分別去取，集合衆議，草成計劃，一若無所借重於人，完全出之己意者。渠固富於創造力者，而缺乏深厚之基本知識。善於組織，然猶缺少分析的能力；勇於任事，唯難於持久；敏捷多智，苦

無特長。然能用人之長，補己之短，故每值籌劃大計之時，必倚賴其顧問如左右手；然所獻策略，一經採用，如山自削，此其不可及者耳。

羅歇 (Rocco) 凡德佐尼 (Federzoni) 與羅所尼 (Rossini) 三人皆爲墨索利尼部下之健將。嘗直接或間接在黨務、政事、外交各方面奔走運動，以求實現其黨魁之政策。至壓迫自由黨之反抗，集中政府權力，皆有特殊之成績。浮爾皮伯爵 (Count Volpi) 則更於財政方面，經營籌劃，成效卓著，大有補助於黨，此爲墨索利尼預料所不及者。其他如波代 (Bottai) 巴波 (Balbo) 格郎第 (Grandi) 賈機俄尼 (Melchiorri) 等皆於衆議院中佔重要位置。蓋黨魁所最感需要者，卽爲此輩勇敢而簡單，忠實而敏捷之青年黨徒也。黨魁之專政，自易引起黨員之放縱，形式上雖已將黨員改編爲衛國志願軍，實則仍未失其原有以力攻力以暴取暴之精神。每遇事變，則遊行示威以爲聲援，態度狂妄，咄咄逼人，氣餒驕橫不可一世，規外行動時有所聞，社會紛擾，民衆厭惡。社會黨領袖馬梯俄梯本其崇尚自由主義之精神，屢於國會中對墨索利尼提出正當之責難，無何，馬梯俄梯竟以被刺而死；國人追念其反抗汎黨之勇武精神，同聲哀悼。凡不屬於汎黨之全國報紙，概爲長文，以

攻擊墨索利尼。衆議院中之反對派份子則謂馬梯俄梯之死

，實受汎繫黨魁之指示，並痛詆黨員之專橫。墨索利尼固爲梟雄之尤者，其打倒政敵之方法正多，誠不必取用此種拙劣之暗殺手段；然粗暴好事之黨員，對於此事實有嫌疑，既爲所累，雖有百口，莫能解辯。然不加解辯，則嫌疑更甚，如加解辯，則欲蓋彌彰，其處境之困難危急，實爲墨索利尼生平所未有者。夫身爲黨魁，兼任首相，兼有權威，具有勢力，而不能保障其政敵生命之安全，甯不貽笑天下；其召侮受辱皆由自取，於是民怨叢集，聲威頓減，遠不如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三數年間之受人擁戴矣。然仇人既除，敵膽已寒，更無障礙，除一面嚴整黨紀外，不得不努力於國事之建設以冀挽回民心，保全其政治地位。

一五 意大利之復興

處理國事，首在整頓財政。墨索利尼得浮爾皮伯爵經濟專家之助，並與英美兩國政府接洽，爲整理本國金融之協定，始將國幣里爾價值增高，國外匯兌亦漸穩定，且準備逐期清償國債，以維持國信。此爲戰後意大利得於國際間取得地位，進與列強爭衡之唯一要着。國家經濟既漸穩固，國際信用乃得恢復，修治內政，辦理外交，均可有所

憑藉矣。

高爾富 (Cortou) 事件之發生，實予墨索利尼以良好機會，嘗試其強硬之外交手腕，以增高意大利之國際地位。初，意大利將軍戴利尼 (Telini) 與其隨從武官四人，於希臘境內爲人刺殺，兇手逃避無踪。惡耗當日傳到羅馬，墨索利尼卽向希臘政府提出嚴重之抗議。認意大利將軍及隨從武官在希臘境內之被暗殺，爲本國莫大之國恥；除責令履行道歉懲兇種種條件以外，倘須繳納五千萬里爾之賠款。希臘外交部長以個人名義，訪晤意大利駐希公使，接洽和平解決之條件。除道歉外，願以一部份希臘軍隊劃歸意大利統制，並酌贈砲船及軍艦於意大利海軍，作爲賠償，同時仍緝捕兇手，加以應得處分。唯意大利方面表示將派員到希列席法庭，會同審問兇犯，此則明係破壞其國家司法獨立之尊嚴，爲希臘所難以承認者。當希臘政府正在考慮尚未答覆之時，墨索利尼已派軍隊，佔據高爾富島，該處希臘駐軍抵抗半小時，即懸白旗投降；先發制人，固不僅示威，且爲要挾計也。希臘政府更難容忍，控之於國際聯盟會，認意大利之派軍隊，強佔高爾富島，爲蔑視國際信義，侵犯希臘國權。而墨索利尼亦向國際聯盟會提出警告，如該會預聞其事，則意大利絕不接受，並宣稱將退

出該會以示抵制。同時暗示法國出面，召集各國駐法公使，開聯席會議，共商調停之計。結果希臘完全接受墨索利尼所提出之苛刻條件。及高爾富島意軍撤退時，希臘道歉儀式業已履行，大宗賠款亦已繳納矣。墨索利尼之外交既得勝利，於是於聖瑪利亞大教堂中爲死難之戴利尼將軍及其隨從武官四人舉行盛大之追悼會。外交團及本國文武大臣盡皆列席，於哀樂輕奏，挽歌高唱中，似聞悲壯激越之音調，讚揚墨索利尼之功勳，並誦祝意大利之復興者。

對希外交如意解決，於是乃更進一步，合併羅德（Rhodes）與多待伽耐司（Dodecanes）兩島，爲意大利之國土。該兩島本屬於希臘，當一九一二年希臘與土耳其交戰時爲意大利所佔有。一九一五年倫敦會議，英法兩國曾承認意有繼續佔據該兩島之特別權利。至是，墨索利尼乃更振振有辭，實行其合併兩島政策矣。意大利位於地中海濱，除非合併該兩島爲根據地不能伸展其勢力於東地中海及小亞細亞。意大利之向外發展不僅爲爭存，亦爲圖強計。非洲殖民地之經營，即爲盡力推廣其受日光之國土於海外也。

一六 移民政策與國家主義

意大利地狹人稠，本國產物頗有供不應求之勢。且墨索

利尼執政以還，施行獎勵人口增加之政策，故以移民海外爲解決人口問題之唯一方法。對於殖民地之開發，及移民辦法之改善均極注意。愛里德利亞（Eritrea）與沙米倫德（Somiland）兩處皆爲意屬尚未十分開發之殖民地，宜於植棉及蔗糖。近由政府竭力提倡發展該兩地之棉糖事業，其用意在於求殖民地之自給，並引起本國人民對於開發殖民地之注意，以增加移民人數；故對於該兩地之經營私有企業者，規定獎勵條例。且政府方面已於馬沙瓦（Massawa）附近，特闢一殖民區，共有土地七萬英畝，專以容納失業之移民，並分配土地，供失業移民之耕種。

脫里波利（Tripoli）爲意大利北非洲中心勢力之殖民地。其地雖多沙磧，然面積寬廣，且氣候與意之南部相似，故獎勵移民於該處，較易收效。意王及墨索利尼均於去年春夏間先後蒞臨該地，以增進本國政府與殖民地之感情調查實際情況並商洽聯絡辦法。意國人口現極發達，約計每年增加五十萬以上，故爲解決人口問題計，區區殖民地尙不足以容納過剩之人口，尙須移民於異國方可免於人滿之患。汎繁黨健將羅歌曾於去年在意大利民報發表一文，關於移民異國，頗具特見。『移民政策固爲解決人口問題之重要手段，汎繁黨員亦認爲正當。唯移民異國之後，易爲人

所同化，此則徒助異國之富強，而有損於本國者。且移民大都係強健有爲之青年勞工，不憚艱險，勇於進取，爲人同化，實非憾事。故無秩序無條例之移民實爲汎繫黨所不取者。』墨索利尼之改善移民辦法即根據羅歇之原意也。

墨索利尼曾躬自備嘗移民之艱苦，其流浪失業之窘況，印象極深，不易泯滅；今則大權在握，故於移民政策尤深注意。去年在國會演說移民問題時，揚言「必將以生產的及有秩序之移民方法改善目前紛亂之移民政策」。其所頒佈之新移民政策，撮要述之，約有五項：（一）對於移民必予以一定之教育與訓練，並設立強有力之移民機關以監督之，務使移民養成抵抗異國同化政策之知能，其不堪造就者不許移住外國；（二）設保護移民機關，對於移民予以經濟之援助，以免受外人之壓迫；（三）設移民輸送公司，力圖移民之安全及便利；（四）意國駐外領事公使，及移民事務官，應與各外國締結特別協約，力謀增進移民之利益；（五）通令各地方官廳、各學校、於每週開移民講習會，介紹移住地之一切情形，及國外貿易之狀況，其爲移民計者可謂盡精密妥慎之能事矣。吾人姑置墨索利尼之功罪勿論，渠誠能使他人不再嘗受其自身所經歷之痛苦，此確爲其偉大處也。

關於促進公衆福利之事業，墨索利尼亦竭力提倡，現已設有數種機關：例如勞動者工作後之餘興會，保護婦孺協會，及民房建築社等，皆爲謀國民於努力工作之餘，能得適當娛樂，且爲代分衣食家室之憂慮也。渠因無時無處不以解決民生問題爲鼓吹其國家主義之機會者，觀於其改善移民方法，益信此言之爲不虛。法國近代史家萬拉克司（Verax）稱之爲「意大利之提琴」，所有絃音皆似爲民衆代奏愛國熱情之呼聲者。渠因愛好音樂，以提琴爲終身伴侶者，不期乃爲人示作宣揚民意之提琴矣。

一七 司法制度之改革與中央集權

墨索利尼自身入獄紀錄乃有十一次之多，徃狂苦況，實所備嘗。關於司法自當力謀改革，吾人於此有可注意者二事，其一則爲瑪飛亞（Mafia）制度之廢除；次爲陪審制之改善。瑪飛亞爲一種民間自行組織，含有司法性質之國民委員會。該會任務爲在普通法庭不能保障人權之時，起而私行擔負訟事之處理，此種制度，發生於南意，於西細利（Cilia）地方則尤盛行，由來已久，積重難返，其原有目的蓋爲救濟國家司法之窮，不無可取；唯積久則弊生，每爲土豪劣紳所把持，適足以病民而亂法。初政府雖欲加取

締，每爲民衆以武力抵抗，不果，及墨索利尼當權，則密令巴來摩（Palermo）地方民政長莫利以雷厲風行之手段，竟將該地此種委員會取消；並殺戮把持該會者一百四十七名之多，其不惜以嚴厲殘忍之手段蕩滌積弊有如此者。至陪審制之改善，則僅於新刑法上取消由民間選拔陪審官之惡習，規定陪審官之選拔，必由律師、法官、以及其他熟習法律者之限制，此種改革似尙符合現代法學之新思想。

墨索利尼既取獨裁制，故主張中央集權。對於地方行政採用下列數種原則：（一）各地方民政長代表中央執行各地方行政事宜；（二）各地方須竭力擁護中央，取締反對政府之言論與行爲；（三）維持公共秩序；（四）監督關於財政之進行事宜；（五）對於受歐戰之損失者加以保護；（六）各地方有活動力之團體須受中央指導，並由中央加以聯絡。以上各項原則業已於前年見諸實施，一年以來迄無阻碍。

一八 意大利與法蘭西

內政之修明與外交之勝利確有密切關係，蓋必實力既充，內顧無憂，始可逐漸實現其對外發展之企圖。墨索利尼既聯絡英美爲本國金融之整理，償還國債，維持國外匯兌，復借高爾富事件對希臘政府使之輕化，繳納大宗賠款，

並合併羅德與多特伽耐司兩島爲國土；國信已立，國威亦樹，於是乃進而與法蘭西週旋以圖進取矣。

意法間國際關係之複雜，以視意之與英美迥乎不同。意法兩國人士雖同爲拉丁民族，且皆建國於南歐地中海濱，氣候、風俗、言語、文化，頗爲近似。然而兩國因近鄰關係，接觸頻繁，復因彼此輸出物產大致相同，商業經濟之利害關係暫時有衝突。且墨索利尼自執政以來，蓄意圖強，欲起而奪取法蘭西領袖拉丁民族各國之資格，故國際政治上之利害關係頗有衝突，於是兩國外交方面之糾紛時有所聞矣。

意大利與亞爾巴尼亞（Albania）締盟之目的，蓋自居於保護國地位，以擴張其勢力實無可諱也。然亞爾巴尼亞爲一小國，不足以容納意國過剩之人口；且油礦稅額不甚豐富，已經美意兩國派人確實勘查，將來探掘是否獲利，尙無把握。醉翁之意，固別有所在，意已佔有亞爾巴尼亞沿海之沙賽羅（Saiano）島爲根據地，蓋欲將亞得里亞海成爲『意大利之湖也』。墨索利尼業經公然表示意之與亞爾巴尼亞關係之密切，亦正如英之與比利士。法之與奧萊因河區域相似。質言之，即墨索利尼欲置亞爾巴尼亞於意大利政治勢力範圍之下，以保障並增進本國對外發展之安全與

便利而已。

意國與亞爾巴尼亞之外交關係，驟視之似甚簡單，然於南斯拉夫則大不利；以意亞兩國之締結盟約實無異於意大利對巴爾幹諸國之示威。意大利帝國主義之勢力必將侵入巴爾幹，此足以危及本國之安全，故特提出抗議，且下令嚴密限制意大利人在南斯拉夫與意國交界處之居住自由，且進與法國締約，深相結納，引為後援，冀免意大利帝國主義之侵略。而墨索利尼則以為南斯拉夫此種政策不啻勾結法國以破壞意國在巴爾幹半島之勢力，且南斯拉夫之勢力如伸張至亞爾巴尼亞則一旦疆場有事，南斯拉夫即不難停止或擾亂意國商船與海軍在亞得里亞海之活動，此與意國對外發展之安全與便利皆將大受影響。因此故意國與南斯拉夫之外交關係，在前年冬季甚形緊張，然南斯拉夫固不願結怨於意，不久即將限制意大利人在本國與意交界處居住自由之令自動取消，而墨索利尼嫉惡法國之心理猶未消滅。蓋法國與南斯拉夫之締盟，不啻自居於保護該國之地位，以阻礙墨索利尼對外發展之政策也。

墨索利尼於是施展其縱橫捭闔之外交手腕，以期取勝，揚言意將結納德俄以孤法勢。謀與德人共同投資，增進兩國在國際間之商業，並派員赴俄視察蘇維埃政府之一切實

施，且宣稱將與蘇俄締結商約。德為法之世仇，俄亦法所深惡，意之厚於德俄實有大不利於法。於是法國外交當局不得不不就墨索利尼以求意法之諒解。至是墨索利尼乃提出下列數點，要求法國予以滿意之答覆。（一）承認意大利為地中海上之強國，法應讓其在非洲湯其埃（Tangier）區域內有參預行政各部及混合法院之權利；（二）承認意大利因地理關係，應維持其在巴爾幹半島及亞得里亞海之勢力，要求法國對該半島各小國不加援助，以阻礙意之對外發展，并要求法國改變其對於南斯拉夫之外交政策；（三）希望法國改善對於非洲居尼司（Tunis）地方意僑之待遇，因該處意僑受環境壓迫，有喪失其國民性與國藉之傾向；（四）希望法國政府對於意僑在法所發表之反汎緊政府之言論加以制止。法外長白里安（Briand）不願結怨於意，主持和平，故對於第一項立即予以同意之協定，關於第二第三兩項亦有相當解釋，關於第四項亦表示接受。

然意法間之糾紛仍未消除，因以上所舉數項皆未徹底解決，且事實上亦不易滿足墨索利尼之要求。姑置意法兩國商業外交之衝突不論，即以第四項言，意僑在法之社會黨對於反汎緊政府之言論行動均甚活躍，於此可知墨索利尼壓迫反對派黨員手段之嚴厲，使其不能不亡命於異國，以

求其言論與行動之自由。而法國政府則明知故昧，似欲使反汎繫運動擴大，引起意大利之內亂，以便於中取利者，此則有損於墨索利尼或無補於法蘭西，於是可知意法邦交之裂痕猶未盡泯滅也。

一九 墨索利尼之於英美

意與英美皆非壤地相接之近鄰，彼此利害衝突較少。英國爲保全其在國際間原有之優越地位，及發展本國工商業計，極願維持大陸之現狀，且法於大戰以後，頗有爭霸中歐之野心，故對德之圖謀復興則竭力壓迫，而於意之對外發展亦多方阻礙，此爲英所最嫉視者。意法之間時有齟齬，英雖名義上居於調停地位，中從斡旋，實則仍不免於祖意。墨索利尼察知其情，故聯英以抗法，而英亦願結意以挫法，故英意之間尙無惡感。

至於意之與美則可從兩方面觀察。墨索利尼蓄意圖強，欲使意大利居於拉丁民族領袖之地位。故汎繫黨報紙秉承其意對於全美會議皆抱左袒南美各國之態度，表示美國不應干涉南美各國間政治關係之意，對美時有攻擊之言論發表。然墨索利尼對於美國之邦交則取親善政策。意大利駐美大使馬丁羅曾於去年三月間，在波士頓某宴會席上，宣

言：『現代各國外交政策當以經濟平等及善意爲根據，不應以政治陰謀爲基礎，汎繫政府之外交與意相墨索利尼個人之努力對於國際和平確有偉大貢獻。意國政府對世界各國之態度即爲注重彼此經濟之發展，及友誼之改善。意之禁止工人出國已將意美間移民之糾紛消除矣。』美國朝野對意之移民來美認爲有礙於美國化之政策，蓋保持國民性之移民爲美所深惡痛拒者。美既對意之移民禁止入境，墨索利尼乃亦頒布限制工人出國令以保國威，且結美歡，其用意固甚巧妙也。墨索利尼之聯絡英美與其對法態度完全不同，此或爲施展其遠交近攻之手腕耶？

二〇 墨索利尼與南的羅問題

大戰以後，意與德關係漸趨惡化，究其原因，蓋意與德奧文化本不相同，以近鄰關係，頗多衝突。加之意背德奧參入大戰，竟成仇讎，故戰後仍難免於敵視也。墨索利尼當權之後，力圖擴張意大利勢力，故對德奧時有齟齬，唯自去年春季以來，意奧間關係較爲緊張，蓋爲南的羅問題也。

南的羅原屬於奧，戰後，日耳曼和約簽定將該地及奧之脫郎蒂羅（Trentino）脫里斯脫（Triest）及伊斯脫尼

亞(Stia)數城割讓於意。南的羅爾以本屬於奧，其地雖通用意語而爲條頓民族文化，絕非拉丁文化。當奧國政府割讓該地於意之時，曾對意提出要求，尊重當地居民固有及應享之權利，意亦表示承認。而墨索利尼則置之不理，對於該地實施同化政策，教育方面則幾全用意大利語言。且爲消滅當地條頓民族文化之企圖，而以意大利拉丁民族文化代之。此種政策實施以後，非獨當地居民大感痛苦，且激起奧與不平之鳴，與中歐各國嚴酷之批評焉。

去年二月間，奧國政府發表激昂之言論，籲請意國與世界各國予以公道。奧國國會於討論該問題時，亦復全場意氣激昂，圖伸義憤。然奧爲戰敗積弱之國，實無能力，轉移墨索利尼之同化政策，不得不乞靈於形同偶像之國際聯盟會，擬將該問題提交該會公斷，予以平允之處理，適當之解決。而墨索利尼則悍然不顧，堅決表示，不允讓步，爲此曾召回駐奧意使，以示其態度之強硬。且於去年三月三日在衆議院中發表演說，茲特譯述其大意如次：『予對於此事之發言今日實爲最後一次。此後當以行爲代言論矣。奧國政府所發表意大利人在南的羅爾境內壓迫異族之責言全無根據：使人憤慨，實則本國政府治理該地與其他省分無異……奧國之仇意實根據於親德主義，此種感情作用

不能戰勝意國汎繫黨員冷靜而有系統之決心。意國安全如不生問題，則固願與日耳曼民族各國爲友，今德故爲鼓噪以冀完成其統一南北的羅爾之陰謀，則意大利全部人民決不能稍示退讓也。』

德與皆爲戰敗國，缺乏實力，對於南的羅爾居民文化自由之被摧殘，誠所痛心，然亦愛莫能助。墨索利尼有見於此，故悍然不顧，反對國際聯盟會之預聞其事，始終貫徹其汎繫主義，以冀意大利化南的羅爾也。

二二 墨索利尼之於國外汎繫黨員

墨索利尼既以提倡國家主義爲推廣意大利勢力於國外之方法。對於國外汎繫黨員，尤深注意，重整紀律，使爲黨國効忠致用，故特下訓令，嚴命遵守，茲述其要旨如次：(一)黨員在其居留外國時，應能提出服從該國法律之證據，而在必要時，尤應勉爲國民之表率；(二)黨員不得參預所在國之內政；(三)黨員不得使殖民地與本國政府分裂，苟有分裂傾向應速即設法從中補救；(四)海外黨員應尊重並服從本國外交代表之指導與命令；(五)黨員應擁護過去及現在之意大利主義；(六)黨員對於所在地本國同胞應盡其患難相助之責任；(七)海外黨員應與國內黨員同等待遇

，服從黨之紀律；（八）海外黨部應與國內各地黨部同屬於全國中央黨部秘書處，而海外黨部職員亦概由中央黨部任命。由斯觀之，其統一黨權之精神與方法固始終一致也。

※

※

※

墨索利尼以一身繫黨國之安危，猛勇直前，不知顧忌，結怨既深，樹敵自多，屢遭暗殺，幸皆脫險。唯是以一身兼任黨魁及政治首領之責職，苟遭不測，則黨務國事之進展是否發生阻礙，且渠苟不幸橫死，繼任人選與手續似皆足以勞人憂慮。該黨健將現任司法部長羅歌會對此疑問加以解答：『汎繫黨高級行政會爲本黨最高行政機關，黨之繼承首領可由該會選出。此如天主教僧正大會於舊教皇逝世後，選舉新教皇正復相似。』驟聞此言，似已將繼承首領問題設法解決，如細加研究，則疑竇甚多，請爲分析述之如次：（一）汎繫黨魁爲終身職，而終身職之黨魁果欲爲終身職之首相，則非使汎繫黨高級行政會成爲國家正式法庭機關不可。關於此點，聞已由該黨準備議案以期達其目的矣。（二）任命首相爲意王特權，此實意大利憲法明確規定者也。如此後汎繫黨繼承首領必兼任終身職之首相，則國王自由選任首相之特權，不啻被汎繫黨所剝奪，此豈意王所能容忍者乎？（三）汎繫黨高級行政會之委員概由該黨

首領選任，而後任之首領則復由該行政會選舉，且後任首領復兼任首相，似此重重相因，則意大利政權將永遠操於汎繫黨員之手，此豈他黨所能承受者乎？（四）此後兼任首相之黨魁如才能與墨索利尼同等，則黨魁獨裁制將成爲意大利政治之永久制度，苟才不勝任，則汎繫黨魁專政之制度將從此中絕矣。可知羅歌所主張者即能實行，恐亦無補於事。唯是墨索利尼自一九二二年十月三十日受命執政以至於今，已七年有餘，其間雖數經政敵反抗，且屢遭暗殺，幸皆免於艱險。其政治生命目前似已漸臻於穩健之途，且今僅四十六歲，年富力強，大有可爲。墨索利尼將來之事業尙不可知，唯就其已往言行觀之，則墨索利尼與意大利之興衰及世界各國之安危似皆能發生莫大影響。觀於渠所發表言論，一則曰：『意大利必將成拉丁民族之魯士，取中央集權制。且爲軍國主義化者，而權威主義之汎繫主義將來或可成爲自由主義之汎繫主義。』再則曰『汎繫主義爲一種高等民主主義。此種高等民主主義於數年中所能完成之和諧的社會形式他種民主主義必須假以百年方能完成。』此公誠有大欲，且確能實現其大欲者也。唯於意大利之爲禍爲福一時尙難加以判決，墨索利尼固主張以行爲代言論者，讀者但待其未來事業作爲參證以定其功罪可也。

